

俠

義

傳

俠義傳卷二

第六回 罷官職逢義士高僧

應龍圖審冤

且說包公斷明了烏盆雖然遠近聞名這位老爺正直無私斷事如神未免犯了上司之嫉又有趙大刑難故此文書到時包公例應革職包公接到文書將一且事宜交代署印之人自己住廟李保看此光景竟將銀兩包袱收什收什逃之夭夭了包公臨行百姓遮道哭送包公勸勉了一番方纔乘馬帶着包興出了定遠縣竟不知投奔何處纔好包公在馬上自己嘆息暗裡思量道我包某命運如此淹蹇自幼受了多少的顛險好容易蒙兄嫂憐愛聘請恩師教誨我一舉成名不想妄動刑具致斃人命雖是他

罪應如此究竟是粗心浮躁以至落了個革職至死也無  
顏回家無處投奔莫若仍奔京師再作計較只顧馬上嗟  
嘆包與跟隨明知老爺爲難又不敢問信馬由韁來至一  
座山下雖不是峻嶺高峯也覺得凶惡正在觀看之際只  
聽一棒羅響出來了無數的僂兵當中一個矮胖黑漢赤  
着半邊身的肱膊雄糾糾氣昂昂不容分說將主僕二人  
拿下捆了送上山去誰知山中尙有三個大王見縛了二  
人前來吩咐綁在兩邊柱子上等四大王到來再行發落  
不一時只見四大王慌慌張張喘吁吁跑了來嚷道不好  
了山下遇見一人好本領強小弟十倍纔一交手我便倒  
了幸虧跑得快不然吃大虧了那位哥哥去會會他只見

大大王說二弟待劣兄前往大大王說小弟奉陪於是二  
人下山見一人氣昂昂在山坡站立大大王近前一看不  
覺哈哈大笑道原來是兄長請到山中敘話你道此山何  
名名曰土龍崗原是三山賊窩居之所原來張龍趙虎悞投  
龐府見他是權奸之門不肯逗留偶過此山將山賊殺走  
他二人便作了寨主後因王朝馬漢科考武場亦被龐太  
師逐出憤恨回家路過此山張趙兩個即請到寨結爲兄  
弟王朝居長馬漢第二張龍第三趙虎第四王馬張趙四  
人已表明來歷且說馬漢同定那人來至山中走上大廳  
見兩傍柱上綁定二人走近一看不覺失聲道愛呀縣尊  
爲何在此包公睜眼看時說道莫不是恩公展義士麼王

朝聞聽連忙上前解開立刻讓至廳上坐定了展爺問及包公一一說了大家俱各嘆惜展爺又叫王馬張趙給包公陪了罪分賓主坐下立時擺酒彼此談心甚是投機包公問道我看四位俱是豪傑爲何作這勾當王朝道我等皆爲功名未遂亦不過暫借此安身不得已而爲之展爺道我看兄弟皆是異姓骨肉今日恰逢包公在此雖則目下革職將來朝廷必要擢用那時衆位弟兄何不棄暗投明與國出力豈不是好王朝道我等久有此心老爺儘蒙朝廷擢用我等俱愿效犬馬之勞包公只得答應豈敢豈敢大家飲至四更方散至次日包公與展爺告辭四人款留不住只得送下山來王朝素與展爺相好又遠送幾

里包公與展爺密密不捨無奈分別而去單言包公主僕  
乘馬竟奔京師一日來至大相國寺門前包公頭暈眼花  
竟從馬上栽將下來包興一見連忙下馬看時只見包公  
二目雙合牙關緊閉人事不知包興叫着不應放聲大哭  
驚動廟中方丈乃得道高僧俗家覆姓諸葛名遂法號了  
然學問淵深以至醫卜星相無一不精聞得廟外人聲來  
到山門以外近前診了脈息說無妨無妨又問了方纔如  
何落馬的光景包興告訴明白了然便叫僧衆幫扶抬到  
方丈東間急忙開方抓藥包興精心用意煎好吃不多時  
至二鼓天氣只聽包公噯呀一聲睜開二目見燈光明亮  
包興站在一傍那邊椅子上坐着個僧人包公便問此是

何處包興便將老翁昏過多時虧這位師傅慈悲用藥救活的話說了一回包公剛要扎掙起來致謝和尚過來按住道不可勞動須靜靜安心養神過了幾日包公轉動如常纔致謝和尚以至飲食用藥調理俱已知是和尙的心中不勝感激了然細看包公氣色心下明白便問了年命細算有百日之難過了日子就好了自有機緣便留住包公廟內居住於是將包公改作道人打扮每日裡與了然不是卜棋便是吟詩彼此愛慕將過了三個月一日了然求包公寫冬季嘯經祝國裕民八字叫僧人在山門兩邊粘帖包公無事同了然出來一傍觀看只見那壁廂來了一個厨子手提菜筐走至廟前不住將包公上下打諒照

了又瞧看了又看直懨着包公進了廟他纔飛也似的跑了包公却不在意回廟去了你道此人是誰他乃丞相府王芑的買辦厨子只因王老大人面奉御旨賜圖像一張乃聖上夢中所見醒來時宛然在目御筆親畫了形像特派王老大人暗暗密訪此人丞相遵旨回府又叫妙手丹青照樣畫了幾張吩咐虞侯伴當執事人員各處留神細細訪查不想這日買辦從大相国寺經過恰遇包公急忙跑回相府我着該值的虞侯便將此事說了一遍虞侯聞聽不能深信亦不敢就回卽同買辦厨子暗到廟中間遊的一般各處瞻仰後來看到方丈果見有一道人與老僧下棋細看相貌正是龍圖之人心不勝驚駭急忙趕回



相府稟知相爺王大人聞聽立刻傳轎到犬相國寺拈香  
一是王大人奉旨所差之事不敢耽延二是老大人爲國  
求賢一番苦心不多時來在廟內小沙彌聞聽急忙跪至  
方丈室內報與老和尚知道只見了然與包公對奕全然  
不理到是包公說道吾師也當迎接了然道老僧不走權  
貴之門迎他則甚包公道雖然如此他乃是個忠臣就是  
迎他也不至於沾礙老師了然聞聽方起身道他此來與  
我無沾礙恐與足下有些瓜葛說罷迎出去了接至禪堂  
分賓主坐了獻茶已畢便問了然此廟有多少僧衆多少  
道人老夫有一心願願施僧鞋僧襪每人各一雙須當面  
領去了然明白卽吩咐僧道領取一一看過並無此人王

大人問道完了麼。徐廟中還有人沒有了。然嘆道：有是還有一人，只是他未必肯要大人這一雙鞋襪。如要見這人，庶大樂還須大人以禮相見。王宰相聞聽，忙道：就煩長老引見。引見何如了。然答應領至方丈。包公隔牕一看，也不能迴避了。只得上前一揖，道：廢員參見了。王大人舉目細看形容，與聖上御筆畫的龍圖分毫不差不覺。大驚連忙讓坐，問道：足下何人。包公便道：廢員包拯曾在定遠縣因斷烏盆革職的話說了一遍。王大人道：此案終屬妄誕。老夫實難憑信。包公不覺正色答道：雖則理之所無，却是事之必有。自古負屈含冤之魂，憑物伸訴者不可枚舉。難道都是妄誕麼。只要自己秉公斷理，民情焉肯以妄誕二字

就置之不問豈不使怨鬼含冤於泉下乎何況廢員非攻乎異端之人此事亦非攻乎異端之案王大人見包公說話梗直忠正嚴肅不覺滿心歡喜立刻備馬請包公隨至相府進了相府大家看大人轎後一個道士不知甚麼緣故當下留在書房安歇次日早朝仍將包公換了縣令服色先在朝房伺候淨鞭三下天子升殿王芑出班奏明仁宗天子大喜立刻宣召見朕包公步上金階跪倒山呼已畢天子閃龍目一看果是夢中所見之人滿心歡喜便問爲何罷職包公便將斷烏盆將人犯刑斃身死情由毫無遮飾一一奏明王芑在班中着急恐聖上見怪誰知天子不但不怪反喜道卿家既能斷烏盆負屈之冤魂必能鎮

皇宮作祟之邪今因玉宸宮內每夕有怨鬼哀啼甚屬不  
淨不知是何妖邪特派卿前往鎮壓一番卽着王芑在內  
閣聽候欽派太監總官楊忠帶領包公至玉宸宮鎮壓這  
楊忠素來好武膽量甚好因此人皆稱他爲楊大胆奉旨  
賜他寶劍一口每夜在內巡邏今日領包公進內他那裡  
瞧得起包公呢先問了姓後又問了名一路稱爲老黑又  
叫老包未到昭德門說道進了此門就是內廷了想不到  
你七品前程如此造化今日對了聖心派你入宮將來回  
家到鄉裡說古去罷是不是老黑呀怎麼我合你說話你  
怎麼紡絲吊面布裡兒呢包公無奈答道公公說的是楊  
忠又道你別合我鬧這個整臉兒我是好頑好樂的這就

是你別人還巴結不上呢說着話進了鳳右門只見有多  
少內侍垂手侍立內中有一個頭領上前執手道老爺今  
日有何貴幹楊忠說辛苦辛苦咱家奉旨帶領此位包先  
兒前到玉宸宮鎮邪此乃奉旨官差我們完差之時不定  
三更五更回來可不就照門了省得又勞動你們請罷請  
罷說罷同定包公竟奔玉宸宮只見金碧交輝光華爛熳  
到了此地不覺肅然起敬連楊忠愛說愛笑到了此地也  
就啞口無言了來至殿門楊忠止步稍向包公道你是欽  
奉諭旨理應進殿除邪我就在這門檻上照着便了包公  
聞聽輕移慢步側身而入來至殿內見正中設立寶座連  
忙朝上行了三跪九叩之禮又見傍邊設立坐位包公鞠

身入坐楊忠見了心下暗自佩服道瞧不得小小官兒竟  
自頗知國禮又見包公如對君父一般秉正端坐凝神養  
性二目不往四下規瞧另有一番凜然難犯的神色不覺  
的暗暗誇獎道怪不得聖上見了他喜歡呢正在思想之  
際不覺的譙樓上漏下矣猛然間聽的呼呼風響楊忠覺  
的毛髮皆豎連忙起身手掣寶劍試舞一回耍不了幾路  
已然氣喘只得歸入殿內銳氣已消順步坐在門檻子上  
包公在坐上不由的暗暗發笑楊忠正自發怔只見丹陛  
以下起了一個旋風滴溜溜在竹叢裡團團亂轉又隱隱  
的聽得風中帶着悲泣之聲包公閃目觀瞧只見燈光忽  
暗楊忠在外撲倒片刻工夫見他復起孃孃婷婷走進殿

來萬福跪下此時燈光復又明亮包公以爲楊忠戲耍便以假作真開言問道你今此來有何冤枉訴上來只聽楊忠嬌滴滴声音哭訴道奴婢寇珠原是金華宮承御只因救主遭屈含冤地府於今廿載專等星主來臨完結此案便將當初定計陷害的原委哭訴了一遍因李娘娘不日難滿故特來洩機由星主細細搜查以報前冤千萬不可洩漏包公聞聽點頭道既有如此沉冤包某必要搜查但你必須隱形藏跡恐驚主駕獲罪不淺寇魂說道謹遵星主台命叩頭站起轉身出去仍坐在門檻子上不多時只見楊忠張牙欠嘴彷彿睡醒的一般瞧見包公仍在那邊端坐不由的悄悄的道老黑你没見甚麼動靜咱家怎生

回覆聖旨包公道鬼已審明只是你貪睡不醒叫我在此  
獄等楊忠聞聽詫異道甚麼鬼包公道女鬼楊忠道女鬼  
是誰包公道名叫寇珠楊忠聞聽只唬得驚異不止暗自  
思道寇珠之事算來將近二十年之久他竟如何知道連  
忙陪笑道寇珠他爲甚麼事在此作祟呢包公道你是奉  
旨同我進宮除邪誰知你貪睡我已將鬼審明只好明日  
見了聖上我奏我的你說你的便了楊忠聞聽不由着急  
道噯呀包包先生包包老爺我的親親的包包大哥你這  
不把我毀透了嗎可是你說的聖上命我同你進宮歸齊  
我不知道睡着了這是甚麼差使眼兒尼怎的了可見你  
老人家就不疼人了過後就真沒有用我們的地方了賤



你老爺們這個勁兒立刻給我個眼裡插捧搥也要我們  
攔的住吓好包先生你告訴我我明日送你個小巴狗兒  
這麼逗的小嘴兒包公見他央求可憐方告訴他道明日  
見了聖上就說審明了女鬼係金華官承御寇珠含冤負  
屈來求超度他的冤魂臣等業已相許以後再不作崇楊  
忠聽畢記在心頭並謝了包公如敬神的一般他也不敢  
言語褻瀆了出了玉宸宮來至內閣見了丞相王荅將審  
明的情由細述明白少時聖上臨朝包公合楊忠一一奏  
明只說冤魂求超度却不提別的聖上大悅愈信烏盆之  
案卽升用開封府府尹陰陽學士包公謝恩加封陰陽二  
字從此人傳包公善於審鬼白日斷陽夜間斷陰一時洪

傳徧了包公先拜了丞相王芭愛慕非常後謝了了然又至開封府上任每日查辦事件便差包興回家送信並具稟替寯老夫子請安又至隱逸村投遞書信一來報喜二來求婚畢姻包興奉命卽日起身先往小包村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得古今益完婚淑女

收公孫策密訪奸人

且說包興奉了包公之命寄信回家後又到隱逸村這日包興回來叫見包公呈上書信言太老爺太夫人甚實康健聽見老爺得了府尹歡喜非常賞了小人五十兩銀子小人又見大老爺大夫人歡喜自不必說也賞了小人三十兩銀子惟有大夫人給小人帶了個薄薄兒包袱囑附

小人好好收藏到京時交付老爺小人接在手中雖然有些分兩不知是何物件惟恐路上磕碰還是大夫人見小人爲難方纔說明此包內是一面古鏡原是老爺井中檢的因此鏡光芒生亮大夫人挂在屋內有一日二夫人使喚的秋香走至大夫人門前滑了一交頭已跌破進屋內就在掛鏡處一照誰知血滴鏡面忽然雲鬢開豁秋香大叫一聲回頭跑在二夫人屋內冷不防按住二夫人將右眼挖出從此瘋顛至今鎖禁猶如活鬼一般二夫人死去兩三番現在延醫調治尙未痊愈小人見二老爺他無精打彩的也賞了小人二兩銀子說着話將包袱呈上包公也不開看吩咐好好收訖包興又回道小人又見甯師老

爺看了書信十分歡喜說叫老爺好好辦事盡忠報國還  
教導了小人好些好話小人在家住了一天卽到隱逸村  
報喜投書李大人大喜滿口應承隨後便送小姐前來就  
親賞了小人一個元寶兩疋尺頭並回書一封卽將信呈  
上包公接書看畢原來是張氏夫人同着小姐於月內便  
可來京立刻吩咐預備住處仍然派人前去迎接便叫包  
興暫且歇息次日再商量辦喜事一節不多幾日果然張  
氏夫人帶領小姐俱各到了一切定日迎娶事務具是包  
興盡心備辦妥當到了吉期也有多少官員前來賀喜不  
必細表包公自畢姻後見李氏小姐幽閒貞靜體態端莊  
誠不失大家模範滿心歡喜而且櫝奩中有一寶物名曰

古今益上有陰陽二孔堪稱希世奇珍包公却不介意過  
了三朝滿月張氏夫人別女回家臨行又將自己得用的  
一個小厮名喚李才留下服侍包公與包興同爲內廝  
心服一日放告坐堂見有個鄉民年紀約有五旬上下口  
稱冤枉立刻帶至堂上包公問道你姓甚名誰有何冤枉  
訴上來那人向上叩頭道小人姓張名致仁在七里村居  
住有一族弟名叫張有道以貨郎爲生相離小人不過數  
里之遙有一天小人到族弟家中探望誰知三日前竟自  
死了問我小嬸劉氏是何病症爲何連信也不送呢劉氏  
回答是心疼病死的因家中無人故此未能送信小人因  
有道死的不明在祥符縣申訴情由情愿開棺檢驗縣太

爺准了小人狀子及至開棺檢驗誰知並無傷痕劉氏他就放起刁來說了許多誣賴的話縣太爺將小人責了二十大板討保回家越想此事實實張有道死的不明無奈何投到大老爺台前求青天與小人作主說罷眼淚汪汪匍匐在地包公便問道爾兄弟素來有病麼張致仁說並無疾病包公又問道你幾時沒見張有道致仁道素來弟兄和睦小人常到他家他也常來小人家五日前尚在小人家中小人因那五六天沒來因此小人找到他家誰知三日前竟自死了包公聞聽想到五日前尚在他家他第六天去探望又是三日前死的其中相隔一兩天必有緣故包公想罷准了狀詞立刻出籤傳劉氏到案暫且退了

堂來至書房細看呈子好生納悶包興與李才傍邊侍立  
忽聽外邊有脚步聲響包興連忙迎出却是外班手持書  
信一封說外面有一儒流求見此書乃了然和尚的包興  
聞聽接過書信進內回明呈上書信包公是極敬了然和  
尚的急忙將書拆閱原來是封薦函言此人李問品行包  
公看罷即命包興去請包興出來看時只見那人穿帶的  
衣冠全是包公在廟時換下衣服又肥又長勒里勒得的  
並且帽子上面還捏着摺兒包興看罷知是當初老爺的  
衣服必是了然和尚與他穿帶的也不說明便向那人說  
道我家老爺有請只見那人斯斯文文隨着包興進來到  
了書房包興掀簾只見包公立起身來那人向前一揖包

公管了一揖讓坐包公便問先生貴姓那人答道號生覆姓公孫名策因久因場屋屢落孫山故流落在大相國寺多承了然禪師優待特具書信前來望祈老公祖推情收錄包公見他舉止端詳言語明晰又問了些書籍典故見他對答如流尋問淵博竟是個不得第的才子包公大喜正談之間只見外班稟道劉氏現已傳到包公吩咐伺候便叫李才陪侍公孫先生自己帶了包興立刻升堂入了公坐便叫帶劉氏應役之人接聲喊道帶劉氏帶劉氏只見從外角門進來一個婦人年紀不過二十多歲面上也無懼色口中尚自言自語說道好端端的人死了叫他翻尸倒骨的不知前生作了甚麼孽了如今又把我傳到這



裡來難道遣生出甚麼巧招兒來嗎一邊說一邊上堂也不東瞧西看他便嬈嬈婷婷朝上跪倒是一個久慣打官司的樣兒包公便問道你就是張劉氏麼婦人答道小婦人劉氏嫁與貨郎張有道爲妻包公又問道你丈夫是甚麼病死的劉氏道那一天晚上我丈夫回家吃了晚飯一更之後便睡了到了二更多天忽然說心裡怪疼的小婦人唬的了不得急忙起來便嚷疼的利害誰知不多一會就死了害的小婦人好不苦也說罷淚流滿面包公把驚堂木一拍喝道你丈夫到底是甚麼病死的講來站堂喝道快講劉氏向前跪爬半步說道老爺我丈夫實是害心疼病死的小婦人焉敢撒謊包公喝道既是害病死的你

爲何不給他哥哥張致仁送信實對你說現在張致仁在本府堂前已經首告實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劉氏道不給張致仁送信一則小婦人煩不出人來二則也不敢給他送信包公間聽道這是爲何劉氏道因小婦人丈夫在日他時常到小婦人家中每每見無人他言來語去小婦人總不理他就是前次他到小婦人家內小婦人告訴他兄弟已死不但不哭反到向小婦人胡說八道連小婦人如今直奪不出口來當時被小婦人連嚷帶罵他纔走了誰知他羞惱成怒在縣告了說他兄弟死的不明要開棺檢驗後來太爺到底檢驗了並無傷痕纔將他打了二十板不想他不肯歇心如今又告到老爺台前可憐小婦人

丈夫死後受如此罪孽小婦人又担加此醜名實實冤枉  
懇求老青天與小婦人作主呵說着說着就哭起來了包  
公見他口似懸河牙如利劍說的有情有理暗自思道此  
婦聽他言語必非善良若與張致仁質對我看他那誠實  
老實形景必要輸與婦人口角之下須得查訪實在情形  
婦人方能服輸想罷向劉氏說道如此說來你竟是無故  
被人誣賴了張致仁着實可惡我自有道理你且下去三  
日後聽傳罷了劉氏叩頭下去似有德色包公更覺生疑  
退堂之後來到書房便將口供呈詞與公孫策觀看公孫  
策看畢躬身說道據晚生看此口供張致仁疑的不差只  
是劉氏言語狡猾必須採訪明白方能折服婦人不料包

公心中所思主見公孫策一言道破不覺歡喜道似此如之奈何公孫策正欲作進見之禮連忙立起身來道待我晚主改扮行裝暗裡訪查查如有機緣再來稟復包公聞聽道如此說有勞先生了叫包興將先生盤川並要何物件急忙預備不可悞了包興答應跟隨公孫策來至書房公孫策告訴明白包興連忙辦理去了不多時俱各齊備原來一個小小藥箱兒一個招牌還有道衣絲縲鞋襪等物公孫策通身換了背起藥箱連忙從角門暗暗溜出到七里村查訪誰知乘興而來敗興而返鬧了一天並無機緣可尋看看天晚又覺得腹中饑餓只得急忙且回開封府再做道理不料慌不擇路原是往北他却往東南去

下去了多走數里之遙好容易奔至鎮店問時知是榆林鎮找了興隆店投宿又乏又餓正要打算吃飯只見來了  
一羣人數匹馬內中有一黑矮之人高声嚷道憑他是誰  
快快與我騰出若要惹惱了你老爺的性兒連你這店俱  
各給你折了傍有一人說道四弟不可凡事有個先來後  
到就是叫人家騰挪也要好說不可如此的囉嗶又向店  
主人道東人你去說說看皆因我們人多兩下住着不便  
奉托奉托店東無奈走到上房向公孫策說道先生沒有  
甚麼說的你老將就將就我們說不得屈尊你老在東間  
居住把外間這兩間讓給我們罷說罷深一揖公孫策  
道來時原不要住上房是你們小二再三說我纔住此房

內如今來的客既是人多我情愿將三間滿讓店東給我  
個單房我住就是了皆是行路縱有大廈千間不過占七  
尺眠何必爲此吵鬧呢正說之間只見進來了黑凜凜一  
條大漢滿面笑容道使不得使不得老先生請自尊便罷  
這外邊兩間承情讓與我等足以殼了我等從人俱叫他  
們下房居住再不敢勞動了公孫策再三謙遜那大漢只  
是不肯只得挪在東間去了那大漢叫從人搬下行李揭  
下鞍轡俱各安放妥協又見上人却是四個其餘五六個  
俱是從人要洗面水喚開水壺吵嚷個不了又見黑矮之  
人先自呼酒要菜店小二一陣好忙鬧的公孫策竟喝了一  
壺空酒菜總沒來又不敢催忽聽黑矮人說道我不怕

別的明日到了開封府恐他記念前仇不肯收錄那却如何是好又聽黑臉大漢道四弟放心我看包公決不是那樣之人公係策聽至此言不由站起身來出了東間對着四人舉手道四位原上是上開封的小弟不才愿作引進之人四人聽了連忙立起身來仍是那大漢說道足下何人請過來坐方好講話公孫策又謙遜再三方纔坐下各通姓名原來這四人正是土龍崗的王朝馬漢張龍趙虎四弟好漢聽說包公作了府尹當初原有棄暗投明之話故將山上僕僮糧草金銀俱各分散只帶了得用伴當五六人前來開封府投効以全信行他們又問公孫策公孫策答道小可現在開封府因目下有件疑案故此私行暗暗

查訪不想在此得遇四位實實三生有幸了彼此談論多時真是文武各盡其妙大家歡喜非常惟有趙四爺粗俗却有酒量頗豪王朝恐怕他酒後失言叫外人聽之不雅只得速速要飯大家吃畢閑談飲茶天到二更以後大家商議今晚安歇後明日可早早起來還行路呢這正是只因清正名遠致使英雄跋涉來未審明日王馬張趙投奔開封府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救義僕除凶鐵仙觀

訪疑案得線七里村

且說四爺趙虎因多貪了幾杯酒大家閑談他也連一句插不上一傍前仰後合不覺的磕睡起來困因酒後酒困困魔後來索性放倒頭酣睡如雷因打呼方把大家提醒



王朝說只顧說話兒天已三更多了先生也乏了請安歇罷大家方纔垂下誰知趙四爺心內惦着上開封府睡得容易醒的剪絕外邊天氣不過四鼓之半他便一咕嚕身爬起來亂嚷道天亮了快些起來趕路又喊道叫從人備馬捎行李把大家吵醒誰知公孫策心中有事尙未睡着也只得隨大家起來這老先生算烟袋舖鐵絲兒通了桿了只見大爺將從人留下一個騰出一匹馬叫公孫策乘坐叫那人將葯箱兒招牌俟夫亮時背至開封府不可違悞吩咐已畢叫店小兒開了門大家乘馬趁着月色迤邐而行天氣尙未五更正走之間過了一帶林子却是一座廟宇猛見牆角邊人影一晃再細看時却是一個女子身

穿紅衣到了廟門，搥身而入。大家看的明白，口稱奇怪。張龍說：「深夜之間，女子入廟，必非好事。」天氣尚早，咱們何不  
到廟裏看看呢？」馬漢說：「半夜三更無故敲打山門，見了僧人，  
怎麼說呢？」王朝說道：「不妨就說會趕路程，口渴之甚，討杯  
茶吃，有何不可？」公孫策道：「既如此，就將馬匹行李，叫從人  
在樹林等候，省得僧人見了兵刃，生疑。」大家聞聽，齊說有  
理。有理於是大家下馬，叫從人在樹林看守。從人答應。五  
位老爺邁步，竟奔山門，而來到了廟門。趁着月光，看的明  
白。匾上大書「鐵仙觀」。公孫策道：「那女子搥身而入，未嘗見  
他插門如何？」是關着呢？」趙虎上前，掄起拳頭，在山門上就  
是噹噹噹的三拳。口中嚷道：「這爺開門來，口中嚷着勝手。」

又是三拳險些兒把山門砸掉只聽裡面道是誰是誰半夜三更怎麼說只聽咣啦一聲山門開處見個道人公孫策連忙上前施禮道道爺多有驚動了我們一行人貪趕路程口渴舌乾欲借寶剎歇息歇息討杯茶吃自有香資奉上望祈方便那道人聞聽便道等我稟明白了院長再來相請正說之間只見走出一個濃眉大眼膀闊腰粗怪肉橫生的個道士來說道既是衆位要吃茶何妨請進來王朝聞聽一擁而入來至大殿只見燈燭輝煌彼此遜坐見道人凶惡非常並且酒氣噴人已知是不良之輩張龍趙虎二人悄悄地山來尋那女子來至後面並無踪跡又到一後院只見一口大鐘並無別物行至鐘邊只聽有

人呻吟之聲趙虎說在這裡呢張龍說賢弟你去掀鐘我  
拉人趙虎挽挽袖子單手抓住鐘上鐵不用力向上一掀  
張龍說賢弟吃住勁不可鬆手等我把住底口往上一挺  
就把鐘內之人露將出來趙爺將手一鬆仍將鐘扣在那  
邊仔細看此人時却不是女子是個老者插做一推口內  
塞着棉花急忙掏出鬆了細柳那老者乾嘔做一團定了  
定神方纔說喫苦死我也張龍便問你是何人因何彼  
他們扣在鐘下那老頭見道小人名喚田忠乃陳州人氏  
只因龐太師之子女樂侯龐昱奉旨前徃賑濟不想龐昱  
到了那裡並不放賑在彼蓋造花園搶掠民間女子我主  
人田起元主母金氏玉仙因婆婆染病割肉煎葯老太太

病好主母上廟還愿不意被龐昱窺見硬行搶去又將我主人送縣監禁老太太一聞此信時生生唬死是我將老主母埋葬已畢想此事一家被害非上京控告不可因此貪趕路程過了宿頭于四更後投至此廟原爲歇息誰知道人見我行李沉重欲害小人正在動手之時忽聽衆位爺們敲門便將小人扣在鐘下險些兒喪了性命正在說話問只見那邊有一道人探頭縮腦趙四爺急忙趕上兜的一腳踢翻在地將拳向面上一幌你嚷我就是拳那賊道看見柳斗大的皮錘那裡還有魂咧趙四爺便將他按住在鐘邊不想這前邊凶道名喚蕭道智在殿上張羅烹茶不見了張趙二人叫道人去請也不見回來便知事

有不妥悄悄的退出殿來到了自己屋內將長衣甩去手  
提一把明亮亮的樸刀竟奔後院而來恰入後門就瞧見  
老者已放趙虎按着直人不由心頭火起手舉樸刀撲了  
張龍張爺手急眼快斜刺裡就是一腿道人將將躲過一  
刀照定張龍面門削來張爺手無寸鐵全仗步法巧妙身  
體靈便一低頭將刀躲過順手就是一掌惡道惟恐是暗  
器急待側身時張爺下邊又是一掃堂腿好惡道金絲繞  
腕勢躲迴回手反背又是一刀究竟有兵刃的氣壯無傢  
伙助膽虛張龍支持了幾個照面看看不敵正在危急之  
際只見王朝馬漢二人見張龍受敵王朝趕近前來虛晃  
一掌左腿飛起直奔脇下惡道閃身時馬漢後邊又是一

拳打在背後惡道往後一撲急轉身摔手就是一刀虧得馬漢眼快歪身一閃剛然躲過惡道倒垂勢又奔了王朝而來三個人赤着手剛剛敵的住就是防他的刀便了王朝見惡道奔了自己他便推月勢等刀臨切近將身一撒惡道把身使空身往傍邊一閃後面張龍照腰就是一腳惡道覺得後面有人趁着月影也不回頭伏身將腳往後一登張龍脚剛落地恰被惡道在迎面骨上登了一腳力大勢猛身子站立不住不由的闖了個豆墩趙虎在傍看見連忙道三哥你來擋住那個道人張龍連忙起來擋住道人只見趙虎站起來竟奔東角門前邊去了張龍以爲四爺必是到樹林取兵刃去了遲了不多時却見趙虎

從西角門進來張龍想道他取兵刃不能這麼快他必是解了解手兒回來了眼睜着他迎面撲了惡道將左手一揚是個虛幌架式右手對准回門一摔口中說惡道着我的法寶取你只見白撲撲一股稠雲打在惡道面上登時二目難睜鼻口倒噎連氣也喘不過來馬漢又在小肚上儘力的一脚惡道站立不住咕咚栽倒在地將刀扔在一邊趙虎趕進步一跪腿用磕膝蓋按住胸膛左手按膀背將右袖從新向惡道臉上一路亂抖原來趙虎纏到前殿將香爐內香灰裝在袖內俗語說的好光棍眼內揉不下沙子去何況是一爐香灰惡道如何禁得起四個人一齊動手將兩個道人捆縛預備送到祥符縣去此係祥符地



面之事由縣解府拔劫掠殺命定案四人復又搜尋並無  
人烟後又搜至傍院之中却是菩廬殿三間只見佛像身  
披紅袍大家方明白紅衣女子乃是菩薩現化可見田忠  
有救道人惡貫已滿報應不爽此時公孫策已將樹林內  
伴當叫來拿獲道人便派從人四名將惡道交送至縣內  
立刻祥符縣申報到府大家帶了田忠一同出廟此時天  
已大亮竟奔開封府而來暫將四人寄在下處公孫策進  
內參見包公言訪查之事尙無確實今有土龍崗玉馬張  
趙四人投到並鐵仙觀救了田忠捉拿惡道交祥符縣不  
日解到的話說了一遍復又立起身來說晚生還要訪查  
劉氏案去當下辭了包公至茶房此時藥箱招牌俱已送

到公孫策先生打扮停當仍從角門去了且說包公見公孫策去後暗叫包廛將田忠帶至書房問他替主明寃一切情形叫左右領至茶房居住不可露面恐走漏了風聲龐府知道又吩咐包廛將四勇士暫在班房居住俟有差聽用且說公孫策離了衙門復至七里村沿途暗訪心下自思我公孫策時乖運蹇屢試不第幸虧了然和尚一封書言薦至開封府偏偏頭一天到來就遇見這一段公案不知何日方能訪出總是我的運氣不好以致諸事不順越思越想心內越煩不知不覺出了七里村忽然想起自己叫着自已說公孫策你好欺你是作甚麼來了就是這麼走着有誰知你是醫生呢既不知道你是醫生你又焉

能打聽出來事情呢。實實歎的可笑。原來公孫策只顧思  
索，忘了搖串鈴了。這時想起連忙將鈴晃搖起口中說道：  
有病早來治，莫要多延遲。養病如養虎，虎大傷人的。凡有  
疑難大症，管保手到病除，貧不計利。正在念誦可巧那一  
邊一個老婆子喚道：先生這裡來。這裡來。公孫策聞聽向  
前問道：媽媽喚我麼？那婆子道：可不是只因我媳婦身軀  
有病，求先生醫治。醫治公孫策聞聽說既是如此，媽媽引  
路。那婆子引進柴扉，掀起了蒿子桿的簾子，將先生請進  
看時，却是三間草房，一明兩暗。婆子又掀起西裡間單布  
簾子，請先生上炕，上坐了。公孫策放了藥箱，倚了招牌，剛  
然坐下，只見搬了個不帶背三條腿椅子在地下，相陪婆

子便說道我姓尤丈夫早已去世有個兒子名叫狗兒在  
陳大戶陳應杰家做長工只因我的兒媳婦得病有了半  
月了他的精神短少飲食懶進還有點午後發燒求先生  
看看脈吃點藥兒公孫策道令媳現在那屋婆子道在東  
屋裡呢待我告訴他說着站起往東屋裡去了只聽說道  
媳婦我給你請個先生來求他老看看管保就好咧只聽  
婦人道母親不看也好一來我沒有甚麼大病二來家無  
錢鈔何苦妄費錢文婆子道曖約媳婦呵你沒聽見先生  
說麼貧不計利再者養病如養虎好孩子請先生瞧瞧罷  
你早些好了也省得老娘懸心我就是倚靠你了我那兒  
子也不指望他了說至此婦人便道母親請先生過來看

看就是了。婆子聞聽說還是我這孩子聽說好個孝順的。媳婦一邊說着便來到西屋請公孫策。公孫策跟定婆子來至東間與婦人診脈。原來醫生有望聞問切四條。但給右科看病也不可不望。不過一目了然。又道醫者易也。易者移也。故有移重就輕之法。假如給老年人看。惟脈息不好。必要安慰。說道不要緊。立個方兒吃與不吃均可。後至出求方向。本家說道老人家脈息不好。得狠趕緊預備後事罷。本家問道先生你爲何方。纔不說醫家道我若不開導着說上年紀的人聽說利害。痰向上一湧。那不登時交代了麼。此是移重就輕之法。閑言少敘。且說公孫策與婦人看病。雖是私訪。他素來原有實學。所有醫理先生盡皆

知曉診完脈息已知病源站起身來仍然來至西間坐下說道我君令媳之脈乃是雙脈尤氏聞聽道噉啣何嘗不是他大約有四五個月沒見公孫策又道據我看來病源因氣惱所致鬱悶不舒竟是個氣裹胎了若不早怕恐入癆症必須將病源說明方好用藥婆子聞聽不由的吃驚先生真是神仙誰說不是氣惱上得的呢待我細細告訴先生只因我兒子在陳大戶家做長工素日多虧大戶幫些銀錢那一天忽然我兒子拿了兩個元寶回來說至此處只聽東屋婦人道此事不必說了公孫策忙說道用藥必須說明我聽的確下藥方能見效婆子說孩子你養你的病這怕甚麼又說道我見元寶不免生疑便問這元寶

從何而來我兒子說只因大戶與七里村張有道之妻不  
大清楚這一天陳大戶到張家去了可巧叫他男人撞見  
因此大戶要害他男人給我兒兩個元寶說至此東屋婦  
人又道母親不消說了此事如何說得婆子道見吓先生  
也不是外人說明了好用藥吓公孫策道正是正是若不  
說明藥斷不靈婆子接說交給我兒子兩個元寶是叫他  
找甚麼東西的原是我媳婦勸他不依後來跪在地下央  
求誰知我不肖的兒子不但不聽反將媳婦踢了幾脚揣  
起元寶賭氣走了未回後來果然聽張有道死了又聽見  
說接三的那日晚上棺材裡連響了三陣彷彿作尸的一  
般連和尚都唬跑了因此我媳婦更加憂悶這便是得病

的原由公孫策聽畢提起筆來寫了一方遞與婆子婆子  
接來一看道先生我看別人方子有許多附字怎麼先生  
的方兒只一行字呢公孫策答道藥用當而通神我這方  
乃是獨門奇方用紅橘一張陰陽瓦瘧了無灰老酒沖服  
最是安胎活血的婆子聞聽記下公孫策又道你兒子做  
成此事難道大戶也無謝禮麼公孫策問及此層他算定  
此案一明尤狗兒必死婆媳二人全無養贍就勢要給他  
婆媳二人想出個主意這也是公孫策女人妙用話已說  
明且說婆子說道聽說他許給我兒子六畝地先生道這  
六畝地可有字樣麼婆子道那有字樣呢還不定他給不  
給呢先生道這如何使得給他辦此大事若無字據將來



你如何養贖呢也罷待我替你寫張字兒儻若到官時卽以此字合他要地真是鄉裡人好哄當時婆子樂了個事不有餘說多謝先生只是沒有紙可怎麼好呢公孫策道不妨我這裡有紙打開藥箱拿出一大張紙來立刻寫就假畫了出保押了個花押交給婆子婆子深深謝了先生背起藥箱拿了招牌起身便走婆子道有勞先生又無謝禮連杯茶也沒吃叫婆子好過意不去公孫策道好說好說出了柴扉此時精神百倍快樂非常原是屢試不第如今彷彿金榜標了名的是的連乏帶餓全忘了兩腳如飛竟奔開封府而來這正是小歡訪得希奇事意快聽來確實音未看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九回 斷奇冤奏封學士

送御刑查賑赴陳州

且說公孫策回到開封府仍從角門悄悄而入來至茶房放下藥箱招牌找着包興回了包公立刻請見公孫策見禮已畢便將密訪的情由如此如此這般道般細細述了一遍包公聞聽歡喜暗信此人果有才學實在難爲他訪查此事便叫包興與公孫策更衣預備酒飯請先生歇息又叫李才將外班傳進立刻出籤拿尤狗兒到案外班答應去不多時前來回說尤狗兒帶到老爺點鼓井堂叫帶尤狗兒上堂跪到包公問道你就是尤狗兒麼回道老爺小人叫驢子包公一聲斷喝嗟你明是狗兒你爲何叫驢子呢狗兒回道老爺小人原叫狗兒來着只因他們說

狗的個兒小改叫驢子豈不大些兒呢因此就改了叫驢子老爺若不愛叫驢子還叫狗兒就是了兩傍易道少說少說包公叫道狗兒應道有只因張有道的冤魂告到本府台前說你與陳大戶主僕定計將他謀死但此事皆是陳大戶要圖謀張有道的妻子劉氏你不過是上人整遣孽不由已雖然受了兩個元寶也是小事你可要從實招來自本府與你作主出脫你的罪名便了你不必忙慢慢的講來狗兒聽見冤魂告狀不由的心中害怕後又見老爺和顏悅色的出脫他的罪名與他作主放了心了即向上叩頭道老爺既施大恩與小人作主小人只得實說因小人當家的與張有道的女人有交情可合張有道沒

有交情那一天被張有道撞見了他跑回來就病了總想  
念劉氏他又不肯去因此想出一個法子來須得將張有  
道害了他或上劉氏家去或將劉氏娶到家裡來方纔遂  
心故此將小人叫到跟前我託付你一宗事情我說當家  
的有甚麼事呢他說這宗事情不容易你須相心搜尋纔  
有我就問我甚麼呢他說這宗東西叫尸龜彷彿金頭蟲  
兒尾巴上發亮有蠖蟲大小我就問這宗東西出在那裡  
呢他說須在墳裡找纔要尸首肉都化了獨有腦子未乾  
纔有這蟲兒小人一聽就爲了難了說這可怎麼我法呢  
他見小人爲難他便給小人兩個元寶叫小人且自拿着  
事成之後找給你六畝地不論日子總要找了就白日也

不做活養着精神夜裡好找可是老爺說的上人差遣孽不由已又請受人之託當終人之事因此小人每夜出去創墳創到第十七個上好容易得了此蟲曬成乾研了末或茶或飯瀝上必是心疼而死並無傷痕惟有眉鬚中間有小小紅點便是此毒後來聽見張有道死了大約就是這宗東西害的求老爺與小人作主包公聽罷此話大約無甚虛假書吏將陳應杰拿來老爺又吩咐狗兒道少盡了招立刻出籤將陳應杰拿來老爺又吩咐狗兒道少時陳大戶到案你可要當面質對老爺好與你作主狗兒應允包公點頭吩咐帶下去只見差人當堂跪倒稟道陳應杰拿到包公又吩咐傳劉氏並尤氏婆媳先將陳大戶

帶上堂來當堂去了。刑具包公問道：「陳應杰爲何謀死張有道從實招來。」陳大戶聞聽，唬得驚疑不止，連忙說道：「並無此事呀。」青天老爺包公將驚堂木一拍，道：「你這大膽的奴才，在本府堂前，還敢支吾。厯左右帶狗兒，立刻將狗兒帶上堂來。」與陳應杰當面對証。大戶只唬得抖衣而戰，半晌方說道：「小人與劉氏通姦，實情並無謀死有道之事。這都是狗兒一片虛詞。老爺千萬莫信。」包公大怒，吩咐看大刑伺候。左右一聲喊，將三木往堂上一擡，把陳大戶唬的膽裂魂飛，連忙說道：「愿招愿招。」便將狗兒找尋尸體，悄悄交與劉氏，叫或茶或飯，灑上，立刻心疼而死。並告訴他放心，並無一點傷痕，連血跡也無有。從頭至尾說了一遍。」

公看了供單叫他畫了招只見差役稟道劉氏與尤氏婆媳俱各傳到包公吩咐先帶劉氏只見劉氏仍是洋洋得意上得堂來一眼瞧見陳大戶不覺朱顏更變形色張遑免不得向上跪倒包公却不問他便叫陳大戶與婦人當面質對陳大戶對着劉氏哭道你我幹此事以爲機密再也無人知道誰知張有道冤魂告到老爺台前事已敗露不能不招我已經畫招你也畫了罷免得皮肉受苦婦人聞聽罵了一聲冤家想不到你今如此膿包沒能爲你今既招承我又如何推託呢只得向上叩首道謀死親夫張有道情實再無別詞就是張致仁調戲一節也是誣賴他的包公也叫畫了手印又將尤氏婆媳帶上堂來婆子哭

訴前情並言毫無養贍只因陳大戶曾許過幾畝地婆子  
恐他誣賴託人寫了一張字兒說着話從袖中將字兒拿  
出呈上包公一看認得是公孫策的筆跡心中暗笑道說  
不得這可要訛陳大戶了便向陳大戶道你許給他地畝  
怎不撥給他呢陳大戶無可奈何並且當初原有此言只  
得應許撥給幾畝地與尤氏婆媳包公便飭發該縣辨理  
包公又問陳大戶道你這戶龜的方子是如何知道的陳  
大戶道是我家教書的先生說的包公立刻將此先生  
傳來問他如何知道的爲何教他這法子先生費士奇回  
道小人素又學習些醫學因知藥性或於完了功課之時  
或刮風下雨之日不時合東人談談論論因提及此藥不



可亂用其中有六脈八反乃是最毒之物纔提到尸龜小人是無心閑談誰知東家却是有心記憶故此生出事來求老翁詳察包公點頭道此語雖是你無心說出只是不當對匪人言論此事亦當薄薄有罪以爲妄談之戒卽行辦理文書將他解地還鄉劉氏定了凌遲陳大戶定了斬立夾狗兒定了絞監候原告張致仁無事包公退了堂來至書房卽打了摺底叫公孫策謄清公孫策剛然寫完包興進來手中另持一紙向公孫策道老翁說咧叫把這個謄清爽在摺內明早隨着指子一同具奏先生接過一看不覺目眩神癡半晌方說道就照此樣寫麼包興道老翁親自寫的叫先生謄清焉有不照樣寫的理呢公孫策點

頭說放下我寫就是了心中好不自在原來這個夾片是爲陳州放糧不該信用椒房寵信之人直說聖上用人不當一味頂撞言語公孫策焉有不耽驚之理呢寫只管寫了明日若遞上去恐怕是辭官表一道總是我公孫策時運不順偏偏道的都是這些事只好明日聽信兒再爲打算罷至次日五鼓包公上朝此日正是老公公陳伴伴接捐子遞上多時就另見包公原來聖上見了包公捐子初時龍心甚爲不悅後來轉又一想此乃直言敢陳正是忠心爲國故爾轉怒爲喜立刻召見包公奏對之下明係陳州放賑恐有情弊因此聖上加封包公爲龍圖閣大學士仍兼開封府事務前往陳州稽察放賑之事並統理民情

包公並不謝恩跪奏道臣無權柄不能服眾難以奉詔聖上因此又賞了御札三道包公謝恩領旨出朝且說公孫策自包公入朝後他便提心弔胆坐立不安滿心要打點行李起身又恐謠言惑眾只得忍耐忽聽一片聲喊以為事體不妥正在驚惶之際只見包興先自進來告訴老爺聖上加封龍圖閣大學士派往陳州查賑公孫策聞聽這一樂真是喜出望外包興道特派我前來與先生商議打發報喜人等不准他們在此嘈雜公孫策歡歡喜喜與包興斟酌妥協賞了報喜的去後不多時包公下朝大家叩喜已畢便對公孫策道聖上賜我御札三道先生不可大意你須替我仔細恭詳莫要辜負聖恩說罷包公進內去

了這句話把個公孫策打了個悶葫蘆回至自己屋內千思萬想蹊然省悟說是了這是逐客之法欲要不用我又頓不過了然的情面故用這樣難題目我何不如此如此鬼混一番一來顯顯我胸中的抱負二來也看看包公瞻量左右是散夥罷咧於是研墨蘸筆先度量了尺寸注寫明白後又寫了做法並分上中下三品龍虎狗的式樣他用筆畫成三把劍刀故意的以札字做劍字看包公有何話說畫畢來至書房包興同明了包公請筵公孫策將畫單呈上以爲包公必然大怒彼此一拱手就完了誰知包公不但不怒將單一一看明不由春風滿面口中急急稱讚先生真天才也立刻叫包興傳喚木匠就煩先生指點

務必連夜盪出樣子來明早還要恭呈御覽公孫策聽了此話楞柯柯的連話也說不出來此事就要說這是我費着頑的也改不過口來了又見包公連催外班快傳匠役公孫策見真要辦理此事只得退出從新將單子細細的搜求又添上如何包銅葉子如何釘金釘子如何安鬼王頭又添上許多樣色不多時匠役人等來到公孫策先叫看了樣子然後教他做法眾人不知有何用處只得按着吩咐的樣子盪起一個個手忙脚亂正正鬧了一夜方纔盪得包公隔上朝時俱各看了吩咐用黃箱盛上抬至朝中預請御覽包公坐轎來至朝中三呼已畢出班奏道臣包拯昨蒙聖恩賜臣御扎三道臣護遵旨擬得式樣不敢

擅用謹呈御覽說着話黃箱已然拾到擺在丹墀聖上閃目親瞧原來是三口劍刀的樣子分龍虎豹三品包包又奏如有犯法者各按品級行法聖上早已明白包包用意是借凡字之音教作劍字做成三口劍刀以爲鎮唬外官之用不覺龍顏大喜稱羨包包奇才巧思立刻准了所奏不必定日請訓俟御刑造成急速起身包包謝恩出朝上轎剛到街市之上見有父老十名一齊跪倒手持呈詞包包在轎內看的分明將那一隊轎底這是暗號登時轎夫止步打杵包興連忙將轎簾微掀將呈子遞進不多時包包吩咐掀起轎簾包興連忙將轎簾掀起只見包包強強將呈子撕了個粉碎擲於地下口中說道這些刀民焉有

此事叫地方將他押去城外惟恐在城內滋生事非說罷起轎竟自去了這些父老哭哭啼啼報報怨怨說道我們不辭辛苦奔至京師指望伸冤報恨誰知這位老爺也是怕權勢的真是聞名不如見面我等冤枉再也無處訴了說罷又大哭起來傍邊地方催促道走罷別叫我們受熱大小是個差使哭也無益何處沒有屈死的呢眾人聞聽只得跟隨地方出城剛到城外只見一騎馬飛奔前來告訴地方道送他們出城你就不必管了回去罷地方連生答應抽身便回去了來人却是不准呈子因市街上耳目過多走漏風聲反爲不美老爺吩咐叫你們俱不可散去且找

幽僻之處藏身暗暗打聽老翁多價起身時叫你們一同  
隨去如今先叫兩個有年紀的悄悄跟我進城到衙門有  
話問呢眾人聞聽俱各歡喜其中單叫兩個父老遠遠跟  
定包興到了開封已包興進去回明方將兩個父老帶至  
書房包公又細細問了一遍原來是十三家其中有收監  
的有不能來的包公吩咐他們在外不可聲張俟我起身  
時一同隨行便了二者者叩頭謝了仍然出城去了且說  
包公有奏明御刑之後便吩咐公孫策督工監造務要成  
嚴赫耀更要純厚結實便派王馬張趙四勇士服侍御刑  
王朝掌刀馬漢捲席捆人張龍趙虎抬人入劍公孫策每  
日除監造之外便與四勇士服侍御刑操演規矩定了章



釋禮法不可紊亂不數日光景御刑打造已成包公具指  
請訓便有無數官員前來餞行包公將御刑供奉堂上只  
等眾官員到齊同至公堂之上驗看御刑眾人以為新奇  
正要看看是何治度不時俱到公堂只見三口御鋤上面  
俱有黃龍袂套四位勇士雄糾糾氣昂昂上前抖出黃套  
露出刑外之刑法外之法真是光閃閃令人毛髮皆豎冷  
颼颼使人心膽俱寒正大君子看了尚可支持奸邪小人  
見了魂魄應飛真真從古至今未有之刑也眾人看畢也  
有稱讚的也有說奇的就是暗說過苛的並有暗說多事  
的紛紛議論不一大家只得告別包公送至儀門回歸後  
面所有內外執事人等忙忙亂亂打點起身包公又暗暗

吩咐叫田忠跟隨公孫鏡同行到了起行之日有許多同儕在十里長亭送別亦不細表沿途上叫告狀的父老也暗暗跟隨這日包公走至三星鎮見地面肅靜暗暗想道地方官制度有方正有犯想忽聽喊冤之聲却不見人包興早已下馬順着聲音找去原來在路傍空柳樹裡卽至露出身來却又是個婦人頭頂呈詞雙膝跪倒包興連忙接過呈子此時轎已打杵上前將狀子遞入轎內包公看畢對那婦人道你這呈子上言家中無人此呈却是何人所寫婦人答道從小熟讀詩書父兄皆是舉貢嫁得丈夫也是秀才筆墨常不釋手包公將轎內隨行紙墨筆硯料包興遞與婦人另寫一張只見不加思索援筆立就呈上

包公接過一看連連點頭道那婦人你且先行回去聽傳侍本閣到了公館必與你審問此事那婦人磕了一個頭說多謝青天大人當下包公起轎直投公館去了未識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買猪首書生遭橫禍

扮花子勇士獲賊人

且說包公在三星鎮接了婦人的呈子原來那婦人娘家姓文嫁與韓門爲妻自從丈夫去世膝下只有一子名瑞龍年方一十六歲在白家堡租房三間居住韓文氏做些針指訓教兒子讀書子在東間讀書母在西間做活娘兒兩個將就度日並無僕婦下人一日晚間韓瑞龍在燈下念書猛回頭見西間簾子一動有人進入西間是惹緣

衣衿大紅朱履連忙起身趕入西間見他母親正在燈  
下做活見瑞龍進來便問道吾兒晚上功課完了麼瑞龍  
道孩兒偶然想起個典故一時忘懷故此進來找書查看  
查看一壁說着奔了書箱雖則找書却暗暗留神並不見  
有甚麼只得拿一本書出來好生納悶又怕有賊藏在暗  
處又不敢聲張恐怕母親害怕一夜也未合眼到了次日  
晚間讀書到了初更之後一時恍惚又見西間簾子一動  
仍是見朱履綠衫之人進入屋內韓生連忙趕至屋中口  
叫母親只這一聲倒把個韓文氏唬了一跳說道你不念  
書爲何大驚小怪的韓生見問一時不能答對只得實訴  
道孩兒方纔見有一人進來及至趕入屋內却不見了昨

晚也是如此韓文氏聞聽不覺詫異僅有歹人窩藏這還了得我兒持燈照看照看便了韓生接過燈來在牀下一照說母親這牀下土爲何高起許多尼韓文氏連忙看時果是浮土便道且把牀挪開細看娘兒兩個拾起牀來將浮土畧畧扒開却露出一隻箱子不覺心中一動連忙找了鐵器將箱蓋一開不看則可只因一看便是時衰鬼弄人了韓生見裡面滿滿的一箱子黃白之物不由滿心歡喜說道母親原來是一箱子金銀敢則是財來找人文氏聞聽喝道胡說焉有此事總然是財也是無義之財不可混動無奈韓生年幼之人見了許多金銀如何割捨得下又因母子狼狽便對文氏道母親自古掘土得金的不可

放舉况此物非是私行竊取的又不是別人遺失檢了來的何以謂之不義呢這必是上天憐我母子孤苦故而纔有此財發現望乞母親詳察文氏聽了也覺有理便道既如此明早買些三牲祭禮謝過神明之後再做道理韓生聞聽母親應允不勝歡喜便將淨土仍然捲上又將木牀暫且安好母子各自安寢韓生那裡睡得着翻來覆去胡思亂想好不容易心血來潮入了夢鄉總是惦念此事猛然驚醒見天發亮急忙起來稟明母親前去辦買三牲祭禮誰知出了門一看只見月明如晝天氣尙早只得慢慢行走來至鄭屠舖前見裡面却有燈光連忙敲門要買豬頭忽然燈光不見了半晌毫無人應只得轉身回來剛走了

幾步只聽鄭屠門響回頭看時見燈光復明又聽鄭屠道誰買豬頭韓生應道是我賒個豬頭鄭屠道原來是韓相公既要豬頭爲何不拿個傢伙來韓生道出門忙了就忘了奈何鄭屠道不妨拿一塊墊布包了明日再送來罷因此用墊布包好交付韓生韓生兩手捧定走不多時便覺乏了暫且放下歇息然後又走迎面恰遇巡更人來見韓生兩手捧定帶血布包又累的氣喘吁吁未免生疑便問是何物侍韓生答道是豬頭說話氣喘字兒不真巡更人更覺疑心一人說話一人彎腰打開布包驗看明月之下又有燈光照的真切只見裡面是一顆血淋淋髮髻蓬鬆女子人頭韓生一見只唬的魂飛魄散巡更人不容分說

卽將韓生解至鄴縣候天亮稟報縣官見是人命立刻升堂帶上韓生一看却是個懦弱書生便問道你叫何名因何殺死人命韓生哭道小人叫韓瑞龍到鄭屠舖內買猪首忘拿傢伙是鄭屠用布包好遞與小人後遇巡更之人追問打開看時不想是顆人頭說罷痛哭不止縣官聞聽立刻出籤拿鄭屠到案誰知鄭屠拿到不但不應他便說連買猪頭之事也是沒有的又問他墊布不是你的麼他又說墊布是二日前韓生借去的不想他包了人頭移禍於小人可憐年幼的書生如何敵的過這狠心屠戶幸虧官府明白見韓生不像殺人行凶之輩不肯加刑連屠戶暫且收監設法再問不想韓文氏在三星鎮選了呈詞包



公準狀及至來到公館縣尹已然迎接在外伺候包公略  
爲歇息吃茶便請縣尹相見卽問韓瑞龍之案縣官答道  
此案尙在審訊未能結案包公吩咐將此案人証俱各帶  
至公館聽審少刻帶到包公升堂入坐先帶韓瑞龍上堂  
見他滿面淚痕戰戰兢兢倒堂前包公叫道韓瑞龍因  
何謀殺人命訴上來韓生淚連連道只因小人在鄭屠舖  
內買豬頭忘帶傢伙是他用墊布包好遞給小人不想鬧  
出這場官司包公道住了你買豬頭遇見巡更之人是甚  
麼時候韓生道天尚未亮包公道天未亮你就去買豬頭  
何用譎韓生到了此時不能不說便一五一十回明堂前  
放聲大哭求大人超生革命包公暗暗點頭道這小孩子

家貧貪財心勝看此光景必無謀殺人命之事吩咐帶下去便對縣官道貴縣你帶人役到韓瑞龍家相驗板箱務要搜查明白縣官答應出了公館乘馬帶了人役去了這裡包公又將鄭屠提出帶上堂來見他凶眉惡眼知是不良之輩問他時與前供相同包公大怒打了二十個嘴巴又責了三十六板好惡賊一言不發真會挺刑階附帶下去只見縣官回來上堂稟道卑職奉命前去韓瑞龍家驗看板箱打開看時裡面雖是金銀却是真資紙錠又往下搜尋誰知有一無頭死屍却是男子包公問道可驗明是何物之傷一句話把個縣尹問了個怔只得稟道卑職見是無頭之尸未及驗看是何物所傷包公嗔道既去查驗

爲何不驗看明白縣尹連忙道卑職粗心粗心包公吩咐  
下去縣尹連忙退出唬了一身冷汗暗自說好一位利害  
欽差大人以後諸事小心便了再說包公吩咐再將韓瑞  
龍帶上來便問道韓瑞龍你住的房屋是祖積還是自己  
蓋造的呢韓生回道俱不是乃是租賃居住的並且住了  
不久包公又問先前是何人居住韓生道小人不知包公  
聽罷叫將韓生並鄭屠寄監老爺退堂心中好生憂悶叫  
人請公孫先生來彼此忝詳此事一個女子頭一個男子  
身這便如何處治公孫先生又要暗訪包公搖頭道得意  
不宜再往待我細細思索便了公孫退出與王馬張趙大  
家忝詳此事俱各無有定見公孫先生自回下處悞爺趙

虎便對三位哥哥言道你我投至開封府並無寸進之功如今遇了爲難的事理應替老爺分憂待小弟暗訪一番三人聽了不覺大笑說四弟此乃機密細事豈是你粗魯之人幹得的千萬莫要留個話柄說罷復又大笑四爺臉上有些下不來搭搭訕訕的回到自己屋內沒好謗氣的到是跟四爺從人有機變向前悄悄對四爺到耳邊說小人到有個主意四爺說你有甚麼主意從人道他們三位不是笑話你老嗎你老到要賄賂氣偏去私訪看是如何然而必須巧粧打扮叫人認不出來那時若是訪着了固然你是老的功勞就是訪不着悄悄兒回來也無人知覺也不至於丟人你老想好不好悞爺聞聽大喜說好小子

好生意你就替我辦理從人連忙去了半晌回來道四爺爲你老這宗事好不費事呢好容易纔找了來了花了十六兩五錢銀子四爺說甚麼多少只要辦的事情妥當就是了從人說管保妥當咱們找個僻靜的地方小人就把你老打扮起來好不好四爺聞聽滿心歡喜跟着從人出了公館來至靜處打開包袱叫四爺脫了衣衿包袱內裡面却是銅烟子把四爺臉上一抹身上手上俱各花花答答的抹了然後拿出一頂半零不落的開花見的帽子與四爺戴上又拿上一片滴零搭拉的破衣與四爺穿上又叫四爺脫了褲子鞋襪又拿條少腰沒腿的破褲又見與四爺穿上腿上給四爺貼了兩貼膏藥唾了幾口吐沫抹

了些花紅柳綠的，莫是慌的膿血，又有沒腳跟的槽板，絆  
叫四爺他拉上餘外，有個黃磁瓦罐，一根打狗棒，叫四爺  
拿定，登時把四爺打扮了個花鋪蓋，相似這一身行頭，別  
說十六兩五錢銀子，連三十六個錢，誰也不要他，只因四  
爺大秤分金，扒堆使銀子，那裡管他多少兒，且又爲的是  
官差私訪銀子上，更不打算盤了，臨去時，從人說小人於  
起更時，仍在此處等候，你若四爺答應，左手提磗，右手拿  
棒，竟奔前村而去，走着走着，覺得腳指扎的生疼，來到小  
廟前石上坐下，將鞋拿起一看，原來是鞋底的釘子透了，  
掄起鞋來，在石上拍搭拍搭，跌摔好容易，將釘子摔下去，  
不想驚動了廟內的和尚，只當有人敲門，及至開門一看，

是個叫花子在那裡擗鞋四爺抬頭一看猛然問和尚你  
可知女子之身男子之頭在於何處和尚聞聽道原來是  
個瘋子並不答言闕了山門進去了四爺忽然省悟自己  
笑道我原來是私訪爲何順口開河好不是東西快些走  
罷自己又想到既扮做花子應當叫化纔是這個我可沒  
有學過說不得到那裡說那裡胡亂叫兩声便了便道可  
憐我一碗半碗燒的黃的都好先前還高興以爲我私訪  
到後來見無人理他自想道似此如何打聽得事出來未  
免心中著急又見日色西斜看看的黑了幸喜是月望之  
後天氣雖然黑了東方却早一輪明月走至前村也是事  
有蹊巧只見一家後牆有個人影往裡一跳四爺心中一

動暗說幾語如何便有偷兒不要管他我也跟進去瞧瞧  
那個要飯的有良心呢非偷卽摸若有良心也不要飯了  
思罷放下瓦罐丟了木棒摔了破鞋光着腳了子一伏身  
往上一蹤蹤上牆頭看牆內有柴少垛一堆就從柴垛順  
溜下去留神一看見有一人爬伏在那裡愕爺便上前伸  
手按住只聽那人嚶啞了一舌四爺說你嚷我就捏死你  
那人道我不嚷我不嚷求爺爺饒命四爺道你叫甚麼名  
字偷的甚麼包袱放在那裡快說只聽那人道我叫葉呀  
兒家有八十歲老母因無養贍我是頭次幹這營生吓爺  
爺四爺說你真沒偷甚麼一面問一面搜查西看只見地  
下露着白絹條兒四爺一拉土却是鬆的越拉越長了力



一抖見是一雙小小金蓮復又將腿攔住儘力一掀原來  
是一箇無頭的女尸四爺一見道好吓你殺了人還合我  
爾這個腔兒呢實對你說我非別個乃開封府包大人閣  
下趙虎的便是因爲此事特來暗暗私訪葉軒兒聞聽只  
唬的膽裂魂飛口中哀告道趙爺趙爺小人作賊情實並  
沒有殺人四爺說誰管你且捆上再說就拿日絹條子鄉  
上又恐他壞又將白絹條子撕下一塊將他口內塞滿方  
纔說小子好好在這裡老爺去去就來四爺順着柴垛跳  
出牆外也不顧瓦礫木棒與那破鞋光着腳奔走如飛直  
向公館而來此時天交初鼓只見從人正在那裡等候瞧  
着像四爺却聽見腳底下呱咕呱咕的山響連忙趕上去

說事體如何四爺說小子好興頭得狠說看話就往公館  
飛包從人着此光景必是屬出來了一壁也就隨着跟來  
誰知公館之內因缺差在此各處俱有人把門甚是嚴整  
忽然見個花子從外面跑進連忙上前攔阻說道你這人  
好生撒野這是甚麼地方話未說完四爺將手向左右一  
分一個個一溜歪斜幾乎栽到四爺已然進去行人纔待  
再嚷只見銀四爺從人進來說道別嚷那是我們四老爺  
眾人聞聽各皆發怔不知甚麼原故這位楞爺跑到裡面  
恰遇包興一伸手拉住說來得甚好把個包興唬了一跳  
連忙問道你是誰後面從人趕到說是我們四爺包興在  
黑影中看不明白只聽趙虎說你替我回稟回稟大人就

說趙虎求見包興方纔聽出聲音來愛勸我的甥爺你唬殺我咧一同來至燈下一看四爺好模樣見真是難畫難描不由的好笑四爺着意道你先別笑快同老爺你就說我有要緊事求見快着快着包興見他這般光景必是有甚麼事速忙帶着趙爺到了包公門首包興進內回稟包公立刻叫進來見了趙虎這個樣子也覺好笑便問有甚麼事趙虎便將如何私訪如何遇着葉肝已如何見了無頭女尸之話從頭至尾細述一回包公正因此事沒有頭緒今聞此言不覺滿心歡喜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